

图3

67

苏州潘慎明

承刚

澄候

捐贈

序

小道之中切於民生日用者醫卜二端而已卜者寧不可憑而可憑醫者寧可憑而不可憑者也蓋卜之為道布策開兆毫無據依而萬事萬物之隱微變態俱欲先知洞察此寧不可憑者也然驗者應若桴鼓不驗者背若氷炭愚夫愚婦皆能辨其技之工拙也若醫之為道辨症定方彰、可考薑桂入口即熱苓連下咽知寒已黃必瀉參朮必補莫不顯然但病無即愈即死

之理症有假熱假寒之異上下殊方六經異治
先後無容顛越輕重不得倒施愈期有久暫之
數傳變有淺深之別或藥不中病反有小效或
治依正法竟無近功有效後而加病者有無效
而病漸除者有藥本無誤病適當劇即歸咎于
藥者有藥本大誤其害未發反歸功于藥者病
家不知也醫者亦不知也因而聚訟紛紜遂至
亂投藥石誰殺之誰生之竟無一定之論此家
無憑者也事既無憑則技之良賤何由而定曰

有之世故熟形狀偉勦說多時命通見機便捷
交遊推獎則為名醫殺人而人不知也知之亦
不怨也反此者則為庸醫有功則曰偶中有咎
則盡歸之故醫道不可憑而醫之良賤更不可
憑也若趙養葵醫貫之盛行于世則非趙氏之
力自能如此也晚邨呂氏負一時之盛名當世
信其學術而并信其醫彼以為是誰敢曰非況
祇記數方遂傳絕學藝極高而功極易效極速
而名極美有不風行天下者耶如是而殺人之

術遂無底止矣嗚呼為盜之害有盡而賞盜之
害無盡蓋為盜不過一身誅之則人盡知懲賞
盜則教天下之人胥為盜也禍寧有窮哉余悲
民命之所關甚大曰擇其反經背道之尤者力
為辨析名之曰醫貫砭以請正于明理之君子
冀相與共弭其禍雖甚不便于崇信醫貫之人
或遭謗黷亦所不惜也乾隆六年二月既望泗
溪徐大椿題

醫貫砭卷上

吳江徐靈胎洄溪著

男 熾鼎和校

十二官論

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肺者相傳之官治節出焉肝
者將軍之官謀慮出焉膽者中正之官決斷出焉膻中者
臣使之官喜樂出焉脾胃者倉廩之官五味出焉大腸者
傳道之官變化出焉小腸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腎者作
強之官伎巧出焉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膀胱者州
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

失也故主明則下安

主明主字緊頂上文主字來下文何得云別有一主

以此養生

則壽歿世不殆以爲天下大昌主不明則十二官危使道
閉塞而不通形乃大傷以此養生則殃以爲天下者其宗
大危戒之戒之至道在微變化無窮孰知其原窘乎哉消
者瞿瞿孰知其要閔閔之當孰者爲良恍惚之數生於毫
釐毫釐之數起於度量千之萬之可以益大推之大之其
形乃制

此書專爲八味六味而作欲表章二方必先講明所以然之故徧閱經文並無其說只有心主之官

一語又是斷斷不可用二方者只得將命門二字增入然後二方可爲十二官之主藥其作僞之心如此

玩內經註文卽以心爲主愚謂人身別有一主非心也

開口

卽闢內經此
乃邪說之根

謂之心主之官當與十二官平等不得獨尊

心之官爲主若以心之官爲主則下文主不明則十二官

危當云十一官矣此理甚明何註經者昧此耶

明明說君
主則極尊

之稱矣何以不得尊之其曰十二官危者蓋主不明則心
亦自病也若曰十一官則主不明之病反不在內於義爲
不備矣蓋此一主者氣血之根生死之關十二經之綱維也

或問心旣非主而君主又是一身之要然則主果何物耶

何形耶何處安頓耶余曰悉乎問也若有物可指有形可

見人皆得而知之矣惟其無形與無物也故自古聖賢因

心立論而卒不能直指其實

因心立論仍是說心不是說
命門也據爾言則從古聖賢

當以命門立論矣

孔門之一貫上紹精一執中之統惟曾子子貢

得其傳而二子俱以心悟而非言傳也設以言傳當時門

人之所共聞不應復有何謂之問也後來子思衍其傳而

作中庸天命之性以中爲大本而終於無聲無臭孟子說

不動心有道而根於浩然之氣而又曰難言也

人因外感內傷而生

疾病用草木金石之藥補之瀉之寒之熱之以調其氣此乃極平常之理偏要說到四書六經談性談命傳道等語與疾病何涉卽內經所云司天運氣義極精微亦不過指六淫之氣感人耳何嘗大言欺人耶

老氏道德

經云谷神不死是曰玄牝玄牝之門造化之根又曰恍恍

惚惚其中有物佛氏心經云空中無色無受想形識無眼

耳鼻舌身意又曰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夫一也中也性也
浩然也玄牝也空中也皆虛名也不得已而強名之也立
言之士皆可以虛名著論至於行醫濟世將以何味的爲
君主之藥而可以綱維一身之疾病耶

此段乃其邪說之所從出其云一貫

大本難言萬法歸一皆暗指命門爲言則古聖賢道統之
傳並與心上毫無干涉祇是傳此腎中命門之訣而八味
六味二方乃是一貫大本難言萬法歸一之補藥此等怪
論自開闢以來未之或有小人之欺世至於此極而粗通
文理之人觀之不但不可怪且以此人爲真知孔孟之學者亦大可怪矣

腎有二精所舍也生於脊膂十四椎下兩旁各一寸五分
形如豇豆相並而曲附於脊外有黃脂包裹裏白外黑各

有帶二條上條係於心包下條過屏翳穴後趨脊骨兩腎俱屬水但一邊屬陰一邊屬陽越人謂左為腎右為命門非也命門即在兩腎各一寸五分之間此本舊說然亦影響杜撰之語與內經全不合也當一身之中易所謂一陽陷於二陰之中內經云

七節之旁有小心是也名曰命門是謂真君主內經何不言命門者

君主之官耶乃一身之太極無形可見既云小心何以無形兩腎之中是

其安宅也按內經並無命門之說惟靈樞根結篇云太陽根起於至陰結於命門命門者目也衛氣篇亦

云命門者目也素問陰陽離合論云太陽根於至陰結於命門王啓玄註云命門者藏精光照之所則兩目也經文所指命門皆以目言蓋以目為五藏六府精氣所注故曰命門又門者出入開闔之地目之精光內瑩外照而啓閉

隨時於門字義為切若腎中一點真陽而謂之門義亦不合其右旁有一小竅即三焦

內經明云上焦如霧中焦如漚下三焦者是其臣使之官

焦如瀆乃指腎旁小竅杜撰不倫經云三焦者決瀆之官臆中者臣使之官前段明明稟命引過今乃以三焦為命門臣使之官何顛倒如是

而行周流於五藏六府之間而不息名曰相火相者言如

天君無為而治宰相代天行化此先天無形之火與後天

有形之火不同決瀆之官如何代天行事且命門而指為天君尤為支離其左旁有一

小竅乃真陰真水氣也亦無形火無形猶可水如何說無形且真字乃對假而言以

三焦及此竅為真火真水將心火腎水為假火假水耶且前竅名三焦此竅又名何物耶上行夾脊至

腦中為髓海泌其精液注之於脈以榮四末真陰之氣所泌者何物之

精液且何以見得必從髓海中到四末

內注五藏六府以應刻數亦隨相火

潛行周身與兩腎所主後天有形之火不同

按靈樞營衛生會篇論中

焦云此所受氣者泌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上注於肺脈乃化而為血以奉生身莫貴於此故獨得行於經隧命口營氣又云上焦亦與營俱行於陽二十五度行於陰二十五度一周也經文鑿鑿皆指營氣而言今乃移作腎中水氣杜撰不倫顛倒錯亂真謬語也但命門無形之火在兩腎有形之中為

黃庭

無形之火前指三焦今又指命門

故曰

是誰

五藏之真惟腎為根

腎為

五藏之真何物為五藏之假耶

褚齊賢云人之受胎始於任之兆惟命門

先具有命門然後生心心主血有心然後生肺肺主皮毛有脾然後生腎腎主骨髓有腎則與命門合二數備是以

腎有兩岐也

前云命門在中腎在兩旁今又引腎與命門合爲二仍是左右對待之義前後支離如此

可見命門爲十二經之主腎無此則無以作強而伎巧不

出矣膀胱無此則三焦之氣不化而水道不行矣

膀胱與三焦鑿

然兩府云膀胱無命門則三焦不化如何接續

脾胃無此則不能蒸腐水穀而五

味不出矣肝膽無此則將軍無決斷而謀慮不出矣大小

腸無此則變化不行而二便閉矣心無此則神明昏而萬

事不能應矣

將君主之官亦退而聽命於命門尚足當君主之稱耶

此所謂主不明

則十二官危也

此所謂三字竟鑿然以內經亦以命門爲主無忌憚已極

余有一譬焉

譬之元宵之鰲山走馬燈拜者舞者飛者走者無一不具

其中間惟是一火耳火旺則動速火微則動緩火熄則寂

然不動而拜者舞者飛者走者軀殼未嘗不存也

走馬燈中之物

皆是死物所以惟恃火氣衝突機關而動若五藏六府各有生氣豈專恃命門耶惟其視五藏六府皆為死物所以後文別無治五藏六府之方專恃一味丸治五藏六府之病其根皆在此也故曰汝身非汝所

有是天地之委形也

引莊子語亦與上文不接

余所以諄諄必欲明此

論者欲世之養身者治病者的以命門為君主而加意於

火之一字

養身補火已屬偏見况治病必視其病之所由生而一味補火豈不殺人乎

夫既曰

立命之門火乃人身之至寶何世之養身者不知保養節

欲而日夜戕賊此火

不節欲亦非專於戕賊此火倘以斷喪之人一概補陽又為殺人之術矣

既病矣治病者不知溫養此火而日用寒涼以直滅此火

焉望其有生氣耶

治法多端原不是專用寒涼亦不是專於補火也

經曰主不明

則十二官危以此養生則殃戒之戒之余今直指其歸元

之路而明示其命門君主之火

命門竟指爲君火真千古之怪論

乃水中

之火相依而永不相離也

永不相離何以有上越之病耶

火之有餘緣真

水之不足也毫不敢去火只補水以配火壯水之主以鎮

陽光

上文俱爲八味作地步又恐遺却六味此處忽然轉出水不足之論邪說害人其苦心亦如此所謂作偽

心勞也

火之不足因見水之有餘也

水有餘之病不知是何形象若是虛寒等證不

得爲水之有餘若是水腫等證亦不得專於補火總是欺人之大言殺人之捷徑耳

亦不必瀉水就

於水中補火益火之原以消陰翳所謂原與主者皆屬先天無形之妙非曰心爲火而其原在肝腎爲水而其主屬肺蓋心脾腎肝肺皆後天有形之物也須以無形之火配無形之水直探其君主之穴宅而求之是謂同氣相求

文理

不接斯易以入也所謂知其要者一言而終也若夫風寒暑

濕燥火六者入於人身此客氣也非主氣也主氣固客氣

不能入

六淫未入之先專一用補服八味六味無甚害若六淫既感邪已傷正仍一概用二方則非補主氣

反補邪氣矣能不殺人耶且無病之人亦何必服藥既服藥則必視人之氣體如何而後製方亦何得專用二方也

今之談醫者徒知客者除之漫不加意於主氣何哉縱有